

訃聞中的社會學想像

李廣均

我收集訃聞。

兩千零二年，我很幸運地在《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刊登了第一篇以「名字與命名」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可是該文刊登之後，許多問題依然困惑著我。有一次陪家人到醫院看病，無意間看到牆上掛著婦科與老人失智門診的候診名單，其中一些名字引起了我的好奇：「陳許不、林劉此、尤陳合、柯近子、郭明笑、陳媽牡」。這些名字一點也不像我所熟悉的朋友，自己也不會為小孩取這樣的名字。為何台灣社會中某一年齡層的婦女會有這樣的名字呢？這個問題一直盤據在我的腦海裡，一直到一張訃聞解開了我的部分困惑，也開始了我「閱讀」訃聞的習慣。這應該算是著手此篇研究論文的另類緣起吧！

訃聞是一種蘊含豐富訊息的社會學素材。一般而言，訃聞的內容與格式會把家族中重要成員的名字與親屬關係一一列出，可以從中觀察到不同世代、性別、出生排序、嫡庶之間的命名差異。當然，收集訃聞並不容易，各大報紙中偶而出現的訃聞公告算是最容易取得的，否則只好硬著頭皮、冒著可能被誤認是詐騙集團的風險去四處張羅，還要安撫那一雙雙迷惑且欲言又止的眼神。

除了訃聞之外，我也試著「閱讀」其他資料，如工商名人錄、畢業紀念冊、員工名冊、醫院掛號資料、電話號碼簿、選舉公報、聯考榜單、墓碑、家譜族牒、命理廣告等。瀏覽畢業紀念冊和榜單可以得到對於單一世代命名習慣的粗略印象；各種名人錄、會員名冊、電話簿的內容可以提供不同世代名字之間的比較參考；分析家譜的人名記載則可以觀察字輩使用的規範與限制。此外，我也曾以問卷與訪談的方式收集相關訊息，比較而言，各類檔案資料有助於拼整出「名字」的世代趨勢與內容特色，問卷與訪談則可進一步了解「命名」背後的動機與期待。

研究之初，原以為要找到相關資料並不困難。誰沒有名字，不是嗎？可是後來發現，要找到符合社會學提問與分析架構的「好」資料並不容易，「好」的名字資料必須可以同時參照父母（或命名者）的職業、教育程度、族群背景、年齡、被命名者的性別、出生年等資訊，如此才能進一步探討名字（包括組成結構、重複程度、意義與意

象)所具有的文化與社會意涵。可是許多時候，找到的資料並不完整，不是無法確認性別，就是沒有記載出生年代。以畢業紀念冊為例，每一年負責編輯的師生都不相同，登錄資料也不完全一樣。整體而言，找尋「名字與命名」的資料有些像是尋寶。

除了資料蒐集之外，本文碰到的另外一個主要困難是如何將經驗資料與理論進行有意義的結合。在此一過程中，Stanley Lieberman and Pierre Bourdieu 是兩位對我最有啟發性的學者，也開拓了「名字與命名」的研究視野。在美國唸研究所時，我曾經讀過 Lieberman 所寫的 *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一書，獲益良多。而今，又有機會借助他的研究成果，也讓我在探索此一主題時多了一份興奮與信心。至於 Bourdieu，雖然他本人並沒有直接投入過與命名有關的研究，他的理論觀點卻幫助我突破了資料解釋的瓶頸。如果沒有他的理論視野，本文的成果將大打折扣。不過我也必須承認，自己和 Bourdieu 的知識體系奮戰了好幾年。從剛開始的一竅不通、囫圇吞棗到心領神會，從閱讀二手引介資料到下決心直攻原典（但仍是以英文為主），這條閱讀 Bourdieu 的道路走的並不輕鬆。

此次論文的完成對自己也有一份並不足以為外人道的特別意義。剛完成博士學業時，起始的工作環境並不容易讓自己累積學術工作的成果（當然也是因為自己資質駑鈍用功不夠），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超時的教學活動與難以推辭的行政工作上，甚至以為自己會終老在「普通社會學」的重複教學與行政兼職之間。後來幸運地有機會改變工作環境，也重燃起自己對於社會學的一絲熱情，此次論文的完成算是給自己所立下允諾的一個交代與對未來的期待。希望和我有類似經驗或心情的朋友們，大家可以共勉一起努力。

多年前，在一次國外的研討會中認識了一位來自台灣的小留學生。我請問他大名，他說叫 Tim 即可，我追問是不是 Timothy 的縮寫啊？他說不是，"Tim stands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這是他主張台灣獨立的父親所取的。我這才恍然大悟，一方面是驚訝其父親的用心良苦，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自己未能早一點注意到名字所隱含的豐富意涵而覺得有些懊惱。之後，我常利用機會去「閱讀」每一個人的名字，仔細品味之餘，總有一些樂趣與心得。今天為了準備「幕後告白」，在開車來校的路上，我注意到幾輛大客車車尾所標示的駕駛名字，「一雄、大成、理諾、嘉銘、國基」，似乎還蠻符合此次論文的觀察。可惜的是，今天沒有看到「志明」。